

新苑
正統
書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19 4522 6

漢 趙
劉 善
向 詒
撰 疏證

新苑疏證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說苑疏證

漢劉向撰

趙善詒疏證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三六六三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裝潢印刷二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八五〇×一一六八 三十二開

四〇〇千字 二十一印張

印數 一——一〇〇〇〇本

統一書號 一〇一三五·〇一一

定價 伍元伍角

前言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沛（今江蘇沛縣）人。生於約公元前七七年（漢昭帝元鳳四年），卒於公元前六年（漢哀帝建平二年）。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宣帝時任諫大夫，平帝時升爲散騎宗正，給事中。用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屢次上書劾奏外戚專權。成帝時遷光祿大夫，終爲中壘校尉。向曾領校秘書，對古笈的整理與保存，起了重要作用。所著別錄、五經通義原書均已失傳，後人有輯本。又著有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部分亦已亡佚。原有集，唐宋時已散佚，明人輯有劉中壘集。另有洪範五行傳，新序、說苑、列女傳等，今存。

說苑一書，劉向叙錄記爲二十篇。宋曾鞏校書時僅存五篇，後搜輯得十五篇，與舊合爲二十篇。但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裕之言，謂曾鞏所得闕反質一篇，鞏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本，始成全書。流傳至今，文字雖有舛誤衍脫，但二十篇尚屬完整。

說苑一書系劉向分類纂輯先秦至漢初史事和傳說，雜以議論，以闡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觀點爲主旨。由於博采群書，所以有後世已失傳古笈，往往以此書輯入，得存一二，吉光片羽，彌足可貴。例如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又小說家尹子說二十七篇，今均散失而在本書君道及臣術篇中載有伊尹論政四篇，疑即出於其書。又如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漢書

本傳稱其人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今其文皆佚，而在本書君道及建本篇，載有河間獻王論治民之道三章，疑即其文之佚篇。亦有先秦學說，現已失傳，賴此書片段記載，亦可以窺見一斑。如建本篇有記「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一章，此吳起傳春秋之說，見存於後世者。漢書藝文志墨家尹佚二篇，其書久佚，今本書政理篇有「成王問政於尹逸」一章，此即墨家尹佚之學說。因此本書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書中所采古事古語多與先秦及漢初諸子、史書相出入，如管子、莊子、荀子、晏子春秋、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誼新書、韓詩外傳、大戴禮記、尚書大傳、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孔子家語等。可以作為史料研究。雖其中有些章節，時代舛誤，為後人所詬疾。蓋子政之編書，借古事以證今，用戒當世，不復詳考史實。但異說並存，對校勘古書有參考價值。

書中輯錄之傳說與寓言，其中有不少故事生動，意味深長者。如師經援琴而撞魏文侯章（君道篇）、師曠對晉平公問學章（建本篇）、孔子拜受漁者獻魚章（貴德篇）、少孺子諫吳王伐荆章（正諫篇）、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章（善說篇）、虞邱子薦孫叔敖章（至公篇）、令子文族人干法章（至公篇）、梟將東徙章（談叢篇）、敬君畫其妻像章（佚文）等，均有相當之文學意味，是為魏晉小說之先聲。又其中談叢篇滙集了哲理格言及民間諺語二百多條，與淮南子中說山訓、說林訓相類似，可供研究者參考。

說苑疏證系參照清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孔子家語疏證體例，以說苑爲綱，而以與諸書互見者備錄於後，便於參閱，編爲二十卷。

說苑一書，今以四部叢刊本（影印平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爲底本，參考了陳鱣、黃堯圃校宋本、朱駿聲校宋本、旁及諸子和類書徵引以及前人有關本書的考訂專著及資料，校正繆誤，刪補衍脫，並加以標點，便於閱讀。校記則擇要夾注在正文內，一般則概從省略，以免煩瑣。徵引專著有盧文弨說苑拾補（簡稱拾補）、俞樾讀書餘錄、孫詒讓札迺、蘇時學文山筆話、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劉師培說苑斟補（簡稱劉氏斟補）、趙萬里說苑斟補（簡稱趙氏斟補）以及日人尾張關嘉說苑纂注（簡稱尾張氏纂注）、桃源藏說苑考等。

清盧文弨拾補輯得說苑佚文二十五條，嚴可均全漢文據以錄入。其中有本書所有，誤爲佚文，亦有條文重複，今經刪併爲二十一條。並就標校本書所及，又得佚文十三條共爲三十四條，略加按語，編爲說苑佚文一卷。

又以史志中說苑著錄與前人說苑序跋，並擇其要，編爲附錄一卷，供讀者參考。

此書資料系四十年前收集，以後時編時輟，迄未完稿。值茲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爲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努力奮鬥之際，祖國欣欣向榮，願以殘年餘力爲社會主義學術資料工作，貢獻綿薄。因此整理成書，就正於讀者，疏漏錯誤之處，尚希指正。

說苑疏證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目錄

一

三七

六一

八三

一〇五

一三一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一六九

二〇五

二三九

二六九

三〇一

三二三

三四五

三八三

指武

卷十六

談叢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佚文

附錄

著錄

序跋

四〇五

四二五

四八一

五二三

五五九

五九七

六三三

六三三

六三四

說苑疏證卷一

君道

一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溷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二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治矣。」書曰：「容作聖。」
「容」，原作「睿」，據文廷式枝語改。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傳曰：昔者舜甗盆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工不以巧獲罪。寢衣而黼領，而女不以侈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韓詩外傳卷三之一

三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四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

者也。『湯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言行兩字原脫，從易繫傳上補。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五

魯哀公 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

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兼行惡道也。』

『其兼』二字原脫，從劉文典對補。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

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

『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

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復問曰：『若是乎，君

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六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夏子新書修政篇上〕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

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又喻教，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韓詩外傳卷三之二十三

七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闡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門，明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韓

八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釃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道之九路，灋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賈子新書修政語上

九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十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人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讓爲主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

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三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詩經毛傳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說其所爭，以爲閒田。尚書大傳卷一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孔子家語好生

十一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呂氏春秋重言篇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史記晉世家

十二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工，倕爲工師，伯夷爲秩